

# 革命与生产



山西人民出版社

# 革命与生产

薛永应等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 革 命 与 生 产

薛永应等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frac{7}{8}$  字数：62千字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书号：3088·192 定价：0.22元

## 前　　言

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实践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早已作过透彻的论述。几十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正是遵循着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正确地处理了这种关系，取得了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人们逐渐加深了对革命导师这些论述的理解，其中有些著名的论点，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谈呢？

原因就是：“‘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阵地，大量散布修正主义谬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许多正确的东西被他们说成错误的，许多错误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正确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革命和生产的相互关系，就是被“四人帮”搅得十分混乱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他们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荒谬绝伦而又极其反动的观点，不但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时期内给我国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说起来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在那些妖雾弥漫的日子里，甚至连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搞生产这样一件事情，竟然也成了大问题。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影响不可能很快地自然地消失。为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纠正过来，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消毒”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温革命导师的有关教导。这是斗争的需要，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

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涉及许多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不可能一一谈到。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我们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着重谈一谈，这就是：怎样认识社会生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和决定作用；怎样正确理解革命的意义；怎样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本书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 目 景

一	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1
1.	历史观上的两军对战	1
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4
3.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10
4.	“四人帮”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论者	18
二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26
1.	为什么会发生革命	27
2.	什么是革命	31
3.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35
4.	“四人帮”是一伙假革命的反革命	53
三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59
1.	毛主席的光辉实践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提出	59
2.	用革命统率生产	66
3.	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	70
4.	革命不能代替生产	75
	结束语	83

# — 社会生产是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革命和生产的相互关系，说到底，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要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把“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批深批透，就必须从根底上讲起，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 1. 历史观上的两军对战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回答说，是神的意志或人的思想。到了十八世纪，这种唯心史观被动摇了。当时法国的爱尔维修等人，批驳了上帝造人的宗教幻想，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环境的产物。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可是他们未能把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底：当问到什么东西决定他们所说的“环境”时，他们说，是人们的政治要求、道德风尚等等。他们又回到了唯心史观的结论——精神因素支配世界。这样，正如恩格斯所说：“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

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①。”

十九世纪初，法国所谓“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等，前进了一步，看到了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且指出，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各社会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此又必须研究土地关系和一般财产关系。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马克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②。这些历史学家虽然论述过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并且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阶级的存在同财产制度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从生产力的状况来说明生产关系和财产制度（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所以，在进一步追溯财产关系的来源时，他们或者以“人的本性”来解释，或者以暴力和征服来说明，又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的这些代表人物，虽然各自都做出了某种贡献，但都未能摆脱唯心史观的框框。正如毛主席所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③

---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

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③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前人思想中的精华，彻底地克服了他们的缺陷，把辩证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完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此以后，人类历史得到了科学的解释。“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sup>①</sup>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正象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一样，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们的意图、观念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有物质原因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他的剩余价值学说一起，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它宣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预告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胜利。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因此，它从一诞生起，就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处于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中。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观上的两军对战，我们清楚地看出，“四人帮”是一伙最露骨最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只有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和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是什么“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本来面目。“四人帮”抹杀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种种胡说，比上两世纪的资产阶级还要退步。爱尔维修、基佐等人还看到了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思想意识，或者看到了财产关系决定阶级关系，而“四人帮”连这一点也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不承认，更不用说进一步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们，在历史观的发展上多少还起过一点积极作用，而“四人帮”的胡诌则纯粹是一堆垃圾，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拖着历史车轮向后倒退。对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 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不可避免地会结成种种社会关系，例如在阶级社会中都可以看到的种种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宗教关系、家庭关系、文化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又演化成各种变形，使社会现象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变化来。过去的社会学家，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分不清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他们在浩瀚的历史现象面前如堕烟海，抓不到历史事变的真谛。马克思则不同。他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把经济领域划分出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把决定其他关系的生产关系划分出来，称之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把由生产关系派生出来的其他关系，如政治结构、法律、意识形态等，称之为适应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而科学地说明了社会面貌和历史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科学原理象一把巨大的梳子，经过它的梳整，就把纷乱如麻的历史事件，还原为有条不紊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为探索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秘密提供了钥匙。

所谓经济基础，或者社会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这是主要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等等。上层建

筑则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国家制度、法律设施等）和思想上层建筑（哲学的、宗教的和其他方面的观点）两个主要部分。这些上层建筑，都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的需要建立起来，并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它相适应；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迟早也要改变。这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保护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破坏新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就要起来推翻它。这是一条为全部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先看看封建社会。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下，封建地主占有大量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农民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生产者要把除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必要产品）以外全部剩余产品，甚至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以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形式，交纳给地主。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维护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压迫农民的、以封建割据为特征的封建国家制度和法律，产生了封建社会的以宗教、神学和等级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明显地反映着经济基础的特点。政治权力的等级，实际上就是按占有土地的多寡来排列的。政治上的等级制，根源于经济上的等级制。从而，人们区分为帝王、贵族、平民、农奴等不同的阶层，各阶层又细分为若干等级，形成一个宝塔式的多级阶梯。意识形态则不过是封建经济以及由它决定的封建政治的影子。譬如说，封建社会的宗教和迷信，往往不过是以现实社会为蓝本，幻想出来的一个等级制的鬼神世界；国王和皇

帝自称上帝的儿子（天子），其实上帝才真正是他们的影子，又如所谓忠、孝、仁、义、礼等一整套封建意识，不管怎样冠冕堂皇，骨子里无非是要求人们俯首帖耳地遵循宗法秩序，其本源仍然是封建经济制度。

再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有，劳动者除了双手别无长物，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从而生产成果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拿这些包含着剩余价值的产品，到自由市场上去，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出售，赚钱发财。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制度和法律，自由贸易的章程，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观念，等等。在这里，上层建筑仍然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表现。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和法律，不过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要求；平等的权利，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原则的表现；自由的观念，不过是自由贸易的反映；博爱的主张，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打破封建藩篱，取消人身依附关系，实行自由雇佣制，把商品关系普及于全国、全世界这件事情的冠冕堂皇的粉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也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方式等等，这些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例如，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法律规范，集体主义、劳动光荣感、鄙视剥削等意识形态。

总而言之，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是那个时代历史发

展的现实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政治制度、法律设施以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从经济结构出发，特别是要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出发，去寻求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的最深邃的原因和基础。

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精辟地概括为这样一段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四人帮”及其御用的舆论工具明目张胆地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大肆宣传政权决定所有制、“政治决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生产关系“是在一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等谬论。这些谬论违背历史事实，同现实生活相抵触，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政权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恩格斯曾经质问过那些瞎说马克思主义否认政权的作用的人，他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呢？”①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总是指出，政权对社会经济变革归根到底只是起一种促进或促退的作用，变革的最终动因还是经济力量。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②“四人帮”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把暴力这个“助产婆”变成了“产妇”本身，似乎只要有了政权，牯牛也能下崽，真是唯心主义到家了。

同样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线索。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什么会分成互相对立的阶级？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有着相互对立的物质利益。剥削阶级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榨取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阶级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他们身无长物，只好受人剥削。在这里，经济是第一性的、本原的东西，阶级和阶级的对立是由它产生的。“四人帮”成天叫喊“阶级”和“阶级斗争”，却抽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把阶级说成是“世界观”的产物，说明了他们唯心主义横行。马克思曾经批驳法国小资产阶级报刊说：它们认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这两个阶级的思想产生的。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③。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到生产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③ 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4页。

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到一定阶级的利益”。① “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当前的主要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它们的政策的本质，那末，事实上你们就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你们就是抛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② 恩格斯指出，不把阶级关系归结为基于一定物质利益的关系，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③ “四人帮”鼓吹阶级斗争同它的物质基础相脱离的昏话，只不过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老调新唱而已。

社会意识也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人是有意识的，人们是作为有意识的社会的人在生产中相互发生关系的。问题是：在意识和存在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是本原的、第一性的，哪一个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为什么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道德风尚，为什么同一社会的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各各不同？这只能从各个社会的物质生活环境不同，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得到解释。所以，归根到底，社会存在，即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着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借口人们在生存斗争中要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否

- 
- ①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第480页。
  - ②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2卷第485页。
  -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原理，鼓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等同的”。列宁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的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sup>①</sup>现在“四人帮”变本加厉，把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胡说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精神万能论是对的”、只要有了思想和政党等上层建筑因素，“社会就可以超阶段”等等，这不是超等的胡言乱语，登峰造极的反动理论吗？

### 3.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解决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人们还会进一步提出：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在前面研究人类历史观的发展史时已经看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承认经济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仍然会一个弯子绕回来，走上唯心主义的歧途。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回答了生产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明确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就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sup>②</sup>生产工具是衡量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尺度。比如石制工具，铜制工具，铁制工具，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1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但是，生产工具是人创造的，而且要由有一定技能的人来使用。因此，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形成社会的生产方式。如果说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便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决定的要素。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也应怎样。有什么性质的生产力，最终必定有某种生产关系同它相适应。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任何重大变化，都是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人类历史上五种基本类型的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合乎规律地依次更替的事实，说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最重要的基本原理。

原始社会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为原始公社公有，集体劳动，相互协作，平均分配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不得不共同劳动，不得不平均分配产品，否则就难以维持公社成员的生存。马克思指出，“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①

原始公社为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代替，根本原因，仍然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原始公社制度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①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4页。